

七、為立正論；及破邪故。

我們昨天開始說到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會得到什麼樣的功德；也就是說造論的人，他造論的目的是什麼？一共有十番兩緣，昨天講過了六番，現在是第七番。

「為立正論」，為了建立正確的、沒有過失的理論，教、行、理這一切的議論。「及破邪故」，破斥一切有過失的議論。

這個「正」、「邪」這裡面的意思，應該是說有兩種：一種是世間上的愚迷的境界，都算是「邪」，因為它能令人苦惱；佛法是能令人離苦得樂的，所以叫做「正」論，這是一種正、邪。第二種是我們學習佛法的人學習得不對、搞錯了，以邪為正，那叫做「邪」。

現在要建立正論、破斥邪論，多數還是屬於後一種，是在佛法裡面搞錯了。這件事，如果我們常常地、時時地學習佛法，就很容易的會認識到這裡。如果我們不學習經論的話，我們不知道這件事，我們只是聽人說話，不去看經論，很難知道這件事。而這件事對人的傷害是特別大的，不管是佛法來到中國、佛法在印度，都有這種問題。現在造論的作者大慈悲心，看到了這一點，所以「為立正論；及破邪故」，而造這一部論。

八、為顯三性有無；及世間、道理、證得、勝義四法門故。

第八番的兩緣，第一緣是「為顯三性」的「有無」。

三性就是三自性：遍計所執性、依他起性、圓成實性這三性。「三性」的「有無」：遍計所執是畢竟空的，是沒有這麼回事，所以那是「無」；依他起是如幻有、圓成實是真實有，那叫做「有」。要顯示三性的有無而造這一部論，使令人能夠覺悟到這裡。三性的有無，我們在學習《攝大乘論》的時候，第二章（十大章，十種殊勝殊勝語，是第二種），就是第二種殊勝殊勝語——所知相，倒是說得很清楚了。

「及世間、道理、證得、勝義四法門故」，這是又一種緣。

「世間」是什麼呢？其實就是「遍計所執」，就是社會上士、農、工、商的這一切事情。譬如說是耕田的、務農的、或者是做生意的、或者做工藝的、或者是讀書的、或者是在政府作事的，這都是屬於「世間」。

「道理」：就是超越世間的了。就是釋迦牟尼佛出現世間，為我們開示的佛法，那是有道理的。譬如說五蘊，說十二處、十八界，說苦、集、滅、道，這一切的事情；這些佛法是有道理的。道理，這個「道」字就是道路，這個道路可以從這裡通到另一個地方去，就叫做「道」。如果閉塞了、阻塞了、通不過去了，那就不是道理了。現在這裡說「道理」，就是按照佛法的戒定慧的道理，能使令你從三界的苦惱境界得解脫，能通達無礙，所以叫做「道理」。

「證得」：就是按照佛說的苦、集、滅、道的道理去修學，有成就了，得須陀洹果、得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得阿羅漢果了，那麼就叫做「證得」。有了成就了，那叫做證得。

「勝義」：前面說「證得」還是約人說，「勝義」就是所證得的。就是一切阿羅漢、辟支佛、到佛的境界，他們成就的廣大、無分別的智慧，所證悟的第一義諦，名之為「勝義」，叫做勝義。

「四法門故」，這是四種法門。「世間」是一般凡夫生活的事情，「道理、證得、勝義」這是出世間的聖人的事情，那麼加起來就是「四法門故」。在《瑜伽師地論》裡邊，在本論裡邊，會說到這些事情。

九、為開隨轉、真實二種理門，令知二藏、三藏法教不違；及開因緣、唯識、無相、真如四理門，令修觀行有差別故。

現在說到第九。

「為開隨轉、真實」：「隨轉」和「真實」怎麼講呢？佛說法，大略地說就是這兩種方法：一個是隨轉、一個是真實。「隨轉」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隨順學習佛法的人的根性而轉。根性裡面有利根、有鈍根，那麼佛就隨著根性的不同，宣說出來各式各樣不同的佛法；隨順眾生的根性而開示佛法，這是一部分。「真實」，是佛自己的智慧，隨順佛自己的智慧宣揚這樣的佛法。這個佛法不是方便的，是真實的，佛法是這樣子的。那麼隨順眾生的根性，那個佛法就是裡面有一些遷就、有一些方便的地方，是這樣意思。

佛這樣子為眾生說法，就是「開」，這個「開」在這裡也可以說是建立的意思。建立了這兩種佛法：一個是「隨轉」、一個是「真實」。建立了這兩種佛法，這兩種都是入理之門，所以叫做「理門」。這按唯識的態度來說，唯識的法門就是真實，其他的當然就是方便。隨轉有「權」的意思；真實就是「實」——權、實兩種法門。

「為開隨轉、真實二種理門」，這兩種理門並沒有矛盾。

「令知二藏、三藏法教不違」，我們學習了這樣的佛法之後，也就是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；學習了《瑜伽師地論》，你就會知道「二藏、三藏法教不違」。「二藏」就是菩薩藏和聲聞藏；或者說菩薩藏就是「真實」，聲聞藏就是「隨轉」。「三藏」就是經律論；菩薩藏裡面也有經律論，聲聞藏也有經律論。聲聞藏一般說就是小乘佛法，菩薩藏就是大乘佛法，這兩種佛法裡面都有經藏、有律藏、有論藏，有這三藏。

「法教不違」，這兩種佛法裡邊的內容並沒有矛盾，它們是可以互相貫通的，並沒有矛盾。學習小乘佛法，也可以進一步迴小向大，來學習大乘佛法。學習大乘佛法的人也應該學習小乘佛法，不應該互相障礙、互相誹毀，不應該是那樣子。

「及開因緣、唯識、無相、真如四理門，令修觀行有差別故」，這底下又說出來四種法門。「及開因緣、唯識」：「因緣」是一種、「唯識」是一種、「無相」是一種、「真如」是一種，四種理門。

「因緣」：就是緣起，佛說世間一切法都是因緣生起的。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無故彼無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滅故彼滅」，這就是因緣。譬如說十二緣起，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，乃至生緣老死，一共是十二種。「此有故彼有」：因為有這一樣事，才有那一樣事；那一樣事的有，一定先有這一種事，後來才有那種事，不然的話那件事不能有。有「無明」才能有「行」、有「行」才能有「識」、有「識」才能有「名色」，乃至到有「生」才有「老死」；「此有故彼有」。「此無故彼無」：若「無明」滅掉了，「行」也就滅了；「行」若滅了，「識」也就滅了。

這個「十二緣起」在《瑜伽師地論》裡面說得很詳細、很詳細的。我們舉一個例子，譬如拿人來說、拿我們人來說，人死掉了：現在這是個男人，死掉了以後，他沒到三惡道去、也沒到天上去，還做人，但是做了女人了。男人死了以後，還回到人間做女人。這個事情，這個男人在生存的時候，他的內心自然是知道自己是男人，總是男人的想法去思惟分別一切的色聲香味觸法的，一定是這樣子。可是死掉了以後，去做女人的時候，她就不是，她就是用女人的心去分別一切色聲香味觸法。原來他前一剎那是男人，後一剎那就是女人了，他為什麼會這樣子呢？這種分別心，「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」，這個「識」就是分別心，為什麼會這樣分別呢？「行」！就是行的關係。行就是業力，業力使令他這樣子。「此有故彼有」，因為有這樣的業力，所以會有那樣的識。譬如說在生的時候是女人，死了以後她來生變成男人了，她也是一樣，前一剎那是女人，後一剎那就是男人，是男人的想法。為什麼會這樣呢？就是業力，業力會使令人這樣子，所以「此有故彼有，此無故彼無。」這是《阿含經》上說這樣的佛法，別的大乘經論也是有。這個道理，我認為非常的堅定、不可破壞的！所以叫做「因緣」，就是說一切法都是因緣有的。

當然這樣說「因緣」，還是大概的這樣說。說因緣應該包括一切的佛法都在內的，並不只限於一部分的佛法。可是在這裡說，這裡一共分四種，那它就單獨說，一切世間、加上小乘佛法這個部分，都叫做「因緣」。

底下「唯識、無相、真如」，那這是大乘，這是大乘佛法了。大乘佛法裡面分成兩部分：就是一個唯識、一個無相。如果說把「真如」也算是獨立起來，那麼就是「如來藏」，這麼解釋也可以。「唯識」是一個法門；「無相」就是般若的法門，就是中觀這個學派的法門；「真如」就是如來藏的法門。但是在這個地方，我看這個意思不是這樣，不是這樣意思。

「唯識」的法門，簡要地說，就是《攝大乘論》是最好，它簡要地介紹唯識的法門。它把一切法都統攝在心裡面，統歸於一念心裡面，來建立一切法的，唯識是這樣子。

「無相」：就是一切法自性空；它不這樣說，它不說一切法是唯心所現，它不這麼講。就直接說一切法是因緣有、自性空，是這樣講。發無上菩提心可以得無上菩提，這是無相的法門。

「真如」是什麼呢？真如就是小乘佛教的學者、大乘佛教的學者所證悟的理性是平等的。我們學習《攝大乘論》的時候，曾經講到這裡。這和中國天台宗、華嚴宗說的不一樣。當然這都有聖言量的根據，也並不是自己隨便云云。這一段文應該這麼講。

「四理門」，這四種理門，就是因緣、唯識、無相、真如。

「令修觀行有差別故」，叫我們知道修學聖道的觀行是不一樣的。譬如說小乘學者修習止觀是一樣；唯識學者修習止觀是又一樣；中觀的學者他修止觀，也是不一樣，是有差別的，修行的方法是不一樣的。這在《瑜伽師地論》裡面，都有詳細的解釋。

十、為示境別，令知諸法體、相、位別；及示行別，令知三乘方便、根本、果差別故。

現在這是最後一番，也有兩緣。

「為示境別」：「示」就是開示，也就是說明的意思；說明種種境界的差別。譬如三惡道的境界、人間的境界、天上的境界；這個散亂心的人的境界、和有禪定的人心的境界，乃至到聖人的境界；阿羅漢乃至到佛的境界，都是不一樣的。我們人啊，人的境界當然是也不同於三惡道、也不同於天、也不同於佛，但是有的地方的人有文化，能讀書，智慧開發了多少，就會很武斷的：「我沒有看見的事情都沒有！就是我看得見的境界，這是真實。」其實不是這樣子。所以在佛的智慧能通達無量無邊的境界，能通達自己的境界，也通達一切眾生的境界；「為示境別」。

「令知諸法體、相、位別」，「為示境別」這句話是總說的，這底下是別說。叫我們知道一切法的體性、相狀。表現於外的是「相」狀，它本身的事情叫做「體」。這些體相是不一樣的，體相是不相同的。就是剛才說的，由三惡道乃至到佛都是不一樣的。因為人的業力不同，分別心也不一樣，所以所感到、所得到的境界都是不一樣的。

「位別」：「位」有深淺的不同。這個地位，在人的境界，地位有高低。用高低來解釋這個「位」也算是合適，就是有差別，是不一樣的。就人間的富貴、貧賤也都是不一樣。所以是「令知諸法體、相、位別」，不一樣的。

就按我們人，這個牆壁（我們不能從這個牆壁過去）能擋住你；但是鬼就不同。鬼他從這裡是無障礙的，從牆壁可以過去；從這個地也可以自由地出入，這境界不一樣。有的眾生在水裡面能生活，若是人就不行，所以這個境界是有差別的。

但是這裡主要是說凡聖的不同。凡夫的境界有種種差別，聖人的境界也有種種差別；但是聖人是大自然、是安樂的，人是很苦惱的。

像《楞嚴經》裡面說到這些魔鬼的境界，這個魔鬼會有種種神通自在的，但是他怕刀！就會有些個別的事情。你說他有這種神通，說是我們認為他了不起；不是，他有的時候還是不行。說是我們靜坐的時候，若用功修行會有魔鬼來搗亂，但是魔鬼怕什麼呢？怕鏡子！像我們人用的那個鏡子。所以這個修行人，你後面放一個鏡子，那個魔鬼他怕你，他怕鏡子。若人就沒有這個問題。所以各式各樣的境界都是不一樣的。所以「令知諸法體、相」，這個高、低、深、淺的不同。

「及示行別，令知三乘方便、根本、果差別故」。前面這一段說「令知諸法體、相、位別」，是說我們已經遭遇到的境界。「及示行別」，這是你重新創造；「行」是我們重新創造的一種活動。

當然一般人的境界是為了生活、為了享受，做種種事情。但是在佛教徒的立場，這個「行」是感覺到我們對於當前的一切事情都不滿意，要重新創造一個生命的時候，那叫做行。「行」也是有差別的，也是不一樣的。主要是什麼呢？這地方說「令知三乘方便、根本、果差別故」。

前一番「為示境別」這句話是總說的，「令知諸法體、相、位別」是別說的。這一句「及示行別」也是總說的，「令知三乘方便、根本、果差別故」這是別說的。

「行別」是什麼呢？主要指三種佛法，三乘——聲聞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，這三種佛法；三種佛法裡面，有方便、有根本、有果的不同，每一種佛法都有這三種不同。

「根本」是什麼呢？根本是發心。譬如說聲聞乘的佛法要發出離心，這是根本。發出離心也就是發願，你有這樣的志願：「我感覺到生死是苦，我想要得解脫！」你有這樣堅定的意願，然後你才能夠有戒定慧的修行，所以發願是個根本。

「方便」：就是在凡夫位的時候的修行，叫做「方便」。

入了聖位以後叫做「果」。

聲聞乘也有這三種，辟支佛乘也是有，乃至一佛乘也是有，有這種差別。

彌勒菩薩造這部論，就是「為示境別」、「為示行別」，是這樣意思。「令知諸法體、相、位別」，「令知三乘方便、根本、果差別故」，是這樣意思。我們若學習這部論，也就會得到這樣的知識，得到這樣的智慧了。

如是等類所為諸緣，處處經論種種異說，當知皆是此論所為。

這一句話總結前面這「十番兩緣」。前面這麼多的類，也可以說是十類。「所為諸緣」，這就是本論所希望成就的這麼多的因緣。「處處經論種種異說」，這是說到其他的經論裡面。我們的佛陀在各地方所演說的經、乃至佛的弟子所造的論，經裡面、論裡面有種種不同的說法，說到學習佛法得到什麼什麼好處這些事情。「當知皆是此論所為」，我們應該知道，都是此《瑜伽師地論》所成就的。

這「十番兩緣」，是《瑜伽師地論釋》——最勝子菩薩造的，《瑜伽師地論釋》是誰作的呢？是印度的最勝子所造的。他說《瑜伽師地論》有十番兩緣的所為，有這樣的不同的。

第二、彰所因者。

一共有六大段，現在是第二段「彰所因」，顯示《瑜伽師地論》(唯識學)成立的因緣。為什麼這個時候有這樣的佛法出現？

按《釋論》等云。

這句話是遁倫法師說的。「按」就是根據的意思，根據《瑜伽師地論釋》，還有其他的參考書上說的。

佛涅槃後，魔事紛起，部執競興，多著有見。

釋迦牟尼佛入涅槃以後，據印順老法師對印度佛教史的研究，佛涅槃後（今年是一九九六年），從佛涅槃那一年到一九九六年的前一年，中間有多少年？印順老法師他的研究，三百九十年。佛涅槃那一年計算，一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前一年，三百九十年。這三百九十年再加上一九九六，就是佛滅度以後到今天就這麼多年。他說得很清楚。他說這個數，這個數怎麼算法的呢？就是佛滅度以後，到阿育王登位這個時候，這是一個數。這個數，是在我們漢文的《藏經》裡面有十八部論（就是小乘部派佛教有分十八部），這部論上說：佛滅度以後一百一十六年的時候，阿育王登位。說得很清楚，一百一十六。那麼阿育王登位到公元前一年是多少年，再加起來，就是三百九十年。三百九十年，去了一百一十六，就是那個數，就是阿育王登位到公元前一年。再加上（公元其實就是西元，就是耶穌曆）一九九六，就是這麼多。這一百一十六年是我們漢文佛教的文獻上說的。若根據緬甸佛教他們的說法就是不同了，那就不一樣。不過若根據這個說法，這是兩千三百八十六年；一九九六加上三百九，就是這麼多年，還沒到兩千五百年。沒到兩千五百年，兩千三百八十六。這樣說呢，孔夫子要比釋迦佛先多少年。孔夫子在先，孔夫子好像是兩千五百年左右。若釋迦佛說是有八十歲的話，再加上八十歲，二三八六再加上八十歲，

那才兩千四百多年；孔夫子兩千五百多年，所以孔夫子在前，釋迦佛稍微晚多少年，這個數應該是這樣子。

「佛涅槃後」，這個「涅槃」在這裡用我們人的語言來說，就是逝世了，就是過世了，應該是這麼說；就是佛過世以後，應該是這麼說。「魔事紛起」，就是在佛法裡面搗亂的這些事情，「紛紛」，很多很多的事就都起來了，興起來。

「部執競興」，佛法裡面的這些學者，這些修學佛法的人，「部執競興」，一部分、一個學派、一個學派的，大家的思想不同，互相彼此都有爭論。「競」，彼此都有爭論。一個學派、一個學派的興起來，興起來一個學派以後，這個學派又分裂了，又出來多少個學派。這在佛教史上看是這樣的。在玄奘大師翻的《異部宗輪論》，一共有二十個學派，有這麼多。

「多著有見」，這麼多的學派裡面，若是給它一個批評的話，多數都是執著有見，都是執著「有」。這個「見」就是執著，對於「有」的執著很厲害。過去也是有、現在也是有、未來也是有，說一切有部就是。其他的學派多數執著有，就是少數是不執著有的。其中二十個學派裡面有個犢子部，犢子部其實就是錫蘭的佛教，執著有個不思議的、不可說的「我」，執著有個不可說的「我」，執著有我，但這個我是不可說的。當然這裡面，也不是那麼一句話就能說明白的。都是執著有。這樣子呢，對於釋迦牟尼佛的佛法就有點偏了，佛法就是走偏了。

龍猛菩薩證極喜地，採集大乘無相空教，造《中論》等，究暢真要，除彼有見。

印度的佛教的歷史，的確不是容易研究的，而印順老法師他的看法，當然也未必都能同意，但是他可是研究得很清楚。他說龍樹菩薩出現在什麼時候呢？出現在西元一百五十年到兩百五十年這個時代。一百五十年到兩百五十年這個時候，龍樹菩薩在這個時候出現的。可是各地方的記載，龍樹菩薩壽命很長。壽命很長有多長呢？印順老法師說一百歲已經很長了，他這麼說，所以西元一百五十年到兩百五十年這個時候。

這個「龍猛菩薩」也就是我們一般說的龍樹菩薩，造《中觀論》的這位大德。《藏經》裡面有《龍樹菩薩傳》，還有《提婆菩薩傳》，有他的傳記的。

「證極喜地」，就是他在佛法裡面修學，已經達到「極喜地」這樣的程度了。菩薩有十地，第一地是極喜地。得了聖道以後心裡面特別的歡喜，所以叫做極喜地。

「採集大乘無相空教，造《中論》等」，他「採集」，他在佛陀所宣說的修多羅裡面、所說的佛法裡面，「採集」，就是根據佛所說的這一部經、那一部經（主要是《般若經》，佛說的無相的空教），根據佛說的大乘的無相空教（這個「教」指佛說的），佛說的一切法空、無相的道理，來造《中論》這一本書。《中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、

《大智度論》乃至《十地經論》，翻到中國來有《十住毗婆沙論》，也是龍樹菩薩造的，還有《發菩提心論》也是龍樹菩薩造的，這是翻到中國來的。

龍樹菩薩根據（採集）從這麼多的大乘無相空教裡面採集來的佛法（採集也等於是學習的意思），學習了大乘無相空教的佛法，他為了弘揚佛法普度眾生，他作了一部《中論》，還有其他的一些論書。

「究暢真要」，他能夠究竟地通暢、通達了佛法的「真要」，佛法的真義的綱要，他能達到這個程度。「除彼有見」，破除去小乘佛教學者的「部執競興、多著有見」的這種過失，破除去這些毛病。這上面是說什麼呢？因為著「有見」了，所以龍樹菩薩造「說一切法空」的這種書、這種論，這是緣起是這樣子，「此有故彼有」，就是這樣意思。

聖提婆等諸大論師造《百論》等，弘闡大義。

「聖提婆等」，這個「提婆」，在他的傳上看，他是現在的錫蘭，斯里蘭卡的人，他不是大陸上的人。加個「聖」字，這個人不是凡夫，也是聖人。「提婆等」，不只他一個人。「諸大論師」，「提婆」是龍樹菩薩的學生，是他的弟子。龍樹菩薩壽命很長，威望很高，當然他的學生也是很多。「諸大論師造《百論》等」，這個《百論》，有一百個頌，所以叫做《百論》，這個也翻成漢文了。玄奘大師又翻造《百論》，這叫做《廣百論》。「造《百論》等」書，「弘闡大義」，他弘揚、闡釋佛法的大義。

由是眾生復著空見。

由於龍樹菩薩、提婆菩薩等諸大論師，弘揚大乘無相空教，眾生學習這樣的佛法，逐漸地也出了毛病了，「復著空見」，又執著了「空」，對空又執著得很厲害，也又偏了，又走偏了。

「又走偏了」這句話的意思，龍樹菩薩、提婆菩薩所說的大乘空教是符合佛意的，是沒有偏，是正確的、沒有過失的。但是後來學習的人搞錯了，所以「復著空見」，這話有這樣的味道。

九百年時，有出家士名阿僧佉，唐云無著。應中印度阿瑜陀國（本生處者北印度犍駄羅國是也），其國王城西五百里，營立禪省，領數百人授以禪法。

這下面就說到《瑜伽師地論》出現的因緣了。

「九百年」的時候，就是佛滅度以後九百年的時候。但是我看印順老法師的研究，他說這個「九百年時」是什麼時候呢？說無著菩薩是西元四〇五年圓寂的，四百零五年圓寂的。他活了七十歲，說無著菩薩活了七十歲。那麼向上推，四〇五去

掉七十，那是多少？三三六。三三六到四〇五，無著菩薩是在這個時代。在這個時代，若是這樣說，再加上三百九十年，是多少年？那和這個九百年的數是不對的，也就是不一樣了。

在這個時候「有出家士」，就是離開了家，「家」這個字怎麼講？我姑妄言之，「家」者煩惱也！離開了煩惱家的人。

所以我也有的時候，有時候聽人家彼此談話的時候，「家師怎麼怎麼的」，這是我們出家人，在家人我們不說，「家師怎麼怎麼的」。再就是我們出家人的戒律上說是「出家非家」，用這種字。我們想一想，我稱我的師父的時候，「家師怎麼怎麼的！」「家師」？你再想一想，用這個字對不對？再想一想。本來這句話也是要讀書的人才會說這句話的，但是在佛法上說，要再想一想，應該怎麼說。

「有出家士名阿僧佉」，「阿僧佉」是印度話，梵語。「唐云無著」，翻個無著，有的地方翻個無障礙，沒有執著。

無著菩薩這個人，在他的傳上看，這個人的性格是很剛烈的，不得了。好像是傳上說，他出家以後，他很快的就得到四禪——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。得了禪定以後修空觀修不來，修不來就要自殺，這個人的性格是這樣子。後來說是賓頭盧尊者在東勝身洲（我看那個意思有可能就是在中國。賓頭盧尊者可能是在中國），他看見無著菩薩要自殺，他就來了；開示小乘佛法的空觀，一開示他，他一修行就成功了！成功了還不滿意，乘著神通去見彌勒菩薩，彌勒菩薩為他說大乘空觀，他再一修行就成功了！還有這個事情。「唐云無著」。

「應中印度阿瑜陀國」，這裡說這個「應」應該當「現」字講，現在的現，就是出現。無著菩薩，這位菩薩他出現在中印度阿瑜陀國，出現在這裡。這個「阿瑜陀國」，我查那個字典上，它是中印度的邊上，靠近北印度。「阿瑜陀國」翻到中國話，翻個「不可戰」，你不可以侵略它，就是這個意思。這個國必是很強大，其實不一定這樣講，反正就最初立這個名字，譬如說我們叫中國、這叫美國，最初就是立這個名字就是了。

「本生處者」，阿瑜陀國是它的本生處，在「北印度犍駄羅國是也」，這個地方就說是北印度了。「犍駄羅國」翻到中國話，翻一個「香風」。「香風」就是這個國裡面很多能發出來香的樹和花，所以這個國到處都是有香風、香氣。

印順老法師說，《大般若經》裡面〈法涌菩薩品〉，曇無竭菩薩、薩陀波崙菩薩那一品，說那個眾香城就是這裡。印順老法師他這麼解釋，就是這裡。

「其國王城西」，這個王城的國都的西邊有「五百里」。「營立禪省」，無著菩薩在那個地方造一個禪寺，就是一個禪堂。「省」就是宮殿的意思，宮舍的意思，就是一個建築物的意思。在那裡造一個禪堂，一個禪寺，或者這樣說。「領數百人授以禪法」，教授他們修禪的法門。

無著為人，位登初地，證法光定，得大神通，事大慈尊，請說此論等。

「無著為人位登初地」，龍樹菩薩位登初地，他也是位登初地。「證法光定」，他成就了法光定。「光」就是智慧，「法」就是第一義諦。覺悟第一義諦的大智慧光明，得到這樣的禪定，所以這個「定」，不但是定，而裡面有智慧的。

「得大神通」，他具足了前五種神通，也應該有一部分的漏盡通。

「事大慈尊」，他承事「大慈尊」，就是彌勒菩薩，天上的彌勒菩薩。「請說此論等」，無著菩薩有神通，能到天上見彌勒菩薩跟他學習，這件事應該是可信的。

我看印順老法師，看他以前寫的書、後來寫的書，我前後對照著，印老法師的思想有點變化。他以前寫的書上說「無著菩薩事大慈尊」，這個彌勒菩薩是人間的學者，印順老法師是這麼說。後來，這個話就有點轉變，無著菩薩到天上去跟彌勒菩薩學法，他就不再說是人間的學者了，這句話不說了。就是他有一點轉變，相信這彌勒菩薩是天上的，是這樣子。他也舉出來一些事實的。

在印度的佛教裡面，常有些法師學習佛法的時候，這一段佛法不懂。當時有阿羅漢，就去問這阿羅漢，阿羅漢也不懂。阿羅漢不懂，說：「不要緊！我帶你到天上去見彌勒菩薩！」有這種事情，向彌勒菩薩去學習、去問一問。這在印度的佛教這個事情是很……不說普遍吧，這件事也是常常有的。那麼無著菩薩既然是得了禪定、有神通，這件事也應該是有的。

另外一個想法呢，就算是得了禪定、沒有發神通，也可以拜見彌勒菩薩的！怎麼的呢？一入了定的時候，你心裡面想彌勒菩薩，也就和彌勒菩薩能見面，在禪定裡面可以見面。若是得了神通，那就又不同，這個身體可以到天上去見彌勒菩薩，可以達到這個程度。「事大慈尊，請說此論」，請求彌勒菩薩為我們開示「此論」，此《瑜伽師地論》等。

在《婆藪槃豆菩薩傳》，就是世親菩薩傳上，就提到無著菩薩這件事。無著菩薩他到天上去向彌勒菩薩學習佛法，然後回到人間就向我們人間的人宣說，人間的人不相信，不相信這件事。無著菩薩就請求彌勒菩薩來到人間來，那上面是這樣說這件事。「請說此論等」。

慈氏菩薩隨無著機，恆於夜分，從知足天降於禪省。

這就說到了。慈氏菩薩隨順無著菩薩的「機」，隨順他的誠心的請求，「恆於夜分」，常是在夜間的時候，不是白天，「從知足天降於禪省」。兜率天，「兜率」翻到中國話翻個「知足」。就降到人間這個阿瑜陀國，無著菩薩的這個地方，這個禪寺這裡。

為說五論之頌：一、瑜伽論，二、分別觀行名分別瑜伽論，三、大莊嚴論，四、辨中邊，五、金剛般若。

「為說五論之頌」，為無著菩薩、為一切人宣說五種論的頌。那五種論的頌？

「一、瑜伽論」頌，《瑜伽師地論》裡面也有很多頌。

「二、分別觀行名分別瑜伽論」這個頌，這個沒有翻譯過來，但是《解深密經》裡面有個〈分別瑜伽品〉，應該和〈分別瑜伽品〉有可以相通的地方。

「三、大莊嚴論」，《大莊嚴論》也翻譯成漢文了，我們《藏經》裡面有這部書。

「四、辨中邊」，這個《辨中邊論頌》也是彌勒菩薩說。

「五、金剛般若」，《金剛般若論》的頌也是彌勒菩薩說。

這一共是五種。五種就是缺少了一種，沒有翻成漢文。

于時門人，或見光明，不見相好，不聞教授；或見相好，不聞教法；或見聞者。

在當時彌勒菩薩慈悲來到人間說法的時候，當時在禪堂裡面的人，當然不只無著菩薩一個人，還有很多人，大家的境界不一樣。有人看見彌勒菩薩放光明，「不見相好」，沒有看見彌勒菩薩的相好，相好沒有看見、只看見光明，「不聞教授」，聽不到彌勒菩薩說法，不知道、聽不到，但看見光明。「或見相好，不聞教法」，或者這個人也看見光明了、也看見彌勒菩薩的相好，但是聽不到他說法。這個人的境界不一樣。「或見聞者」，或者又看見了、又聽到了。

我現在再多說幾句，我說我個人的事情。我初出家的時候……，我在家的時候，我叔叔先出家了，請一位法師（就是我出家的師父）到我們家去講經。我叔叔（我們是在農村裡住）就是通知那個村莊裡的人，大家都很熟，就是來聽我師父講經，講《佛說阿彌陀經》，講這部經。我也在聽，但是心裡面就是打妄想，不能專注、一心不亂地聽法，我只能聽到不超過十句。我師父在那兒講經，大概也是可以講到一個鐘頭吧，我頂多有聽到十句，其他都不知道說什麼。是這麼一個境界。

等我出家到了寺院（就是佛學院了）去聽經的時候，不打妄想，一個妄想也沒有！法師講課，我完全能聽到！那個時候，我的記憶力比現在好，我不像你們還有拿筆作筆記，我沒有筆記。當時有一個法師叫通如法師，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的，在滿州國的時候作過郵政局長，作官的，他出家了。日本垮臺了，他馬上出家。出家了，我們同時在那兒聽課，他年紀大了，他有的時候必是打妄想，這一段沒聽到，他就叫我重講。我就立刻，不需要溫習，我立刻就是從頭講一遍給他，那等於是回講了。我那個時候有這種境界。

可是學習了多少年的時候，我看至少有三年到四年以後，我的思想有點變化。有什麼變化呢？我心裡面要要求：我要明白什麼是佛法！我心裡面有這麼一個心

情。一開始聽法師講經，你講我聽就是了。我還沒有說，我發出一個心願來、我要明白什麼是佛法！沒有這個心情。

我發出來這個願的時候，「我要明白什麼是佛法！」以後呢，因為和同學有點煩惱，就不高興在佛學院了，就離開了佛學院。離開了佛學院，但是我自己有這個願，這個願沒有退，我繼續讀書，繼續地閱讀佛書、閱讀經論，繼續地閱讀，不停下來。

我到了台灣去打禪七，有人小參的時候，有一個年紀很大的居士：「你十年寒窗苦啊！」他說我這麼一句話。我自己算的確也是十年。從開始讀書，開始到佛學院，讀了十年以後，開始有人請我講經，的確是有十年。

我說這話什麼意思呢？《瑜伽師地論》一百卷，不算短。在我們的程度來說，這一百卷是很長。很長，不是短時間，我們昨天說，大概要兩年才能學完，要有點耐心。有的地方我們可能有歡喜心，有的地方不見得。有的地方就是感覺到：「說這個有什麼用呢？」可能會有點厭煩心。但是若是你本身，「我要學習佛法，我要明白什麼是佛法！」你若有這個願，你的恆心就有了，就會有恆心，就能把這一部論，從頭到底的學習完了。

當然，「我不要聽你妙境在那裡胡說，我自己也可以讀！」那也可以，自己讀也是可以，也不是說不可以。有參考書也好嘛，也是可以讀。自己讀也要有恆心的！你沒有恆心也是不行。但是我在想，你拿出點精神，你在這裡聽講也可以、你自己讀也可以，你能用點心把它完全讀完了，你會生大歡喜，你會生歡喜心。

然後你再去聽別人講經，你的感覺不同。聽別人講經，感覺不同了。所以我們有的時候說，某一個人讚歎一個人，說他講得不好，有人說那人講得好。我們聽見這句話，心情怎麼想法？

我有時候就會想：「你的程度怎麼樣呢？」你批評別人，你的程度怎麼樣？你的程度夠，你批評人可能有一點多少真實性。如果你程度不夠，你批評未必是對的，你未必是對的。但是要有這個程度，你非要廣學佛法不可！不然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！不知道的。「觀於海者難為水，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！」這話說得是對的。

我希望各位能夠發出來一種學習佛法的願，我不是勸你們要出家，不是這個意思，就是發出這個願：「我要明白什麼是佛法！究竟是怎麼回事情！」

印度的佛教或者我們不說，就是佛教來到中國，有這麼多的大智慧人來到佛教裡面來。頭幾年我看見一本書，是中國大陸出版吧，不是很久，就是共產黨執政以後，可能是文化大革命以後出版的書，就是印這個古書、中國的古書。前面有個序，好像一個姓張的這個人，他可能是個大學教授，他說：大概是南北朝以後，周、秦、漢，漢末三國，以後就是南北朝，好像是南北朝以後吧，中國文化的這些學者裡面，

再沒有有分量的哲學的書出來！再沒有。因為什麼呢？那個作者說了，他說：「這些大智慧的人都跑到佛教裡面去了！」哎呀！這個人敢說這種話，在共產黨執政下敢說這種話。

所以我們現在學習佛法，你想想喔，這麼多的大智慧人跑到佛教裡面來，因為什麼？佛教有什麼力量能夠攝受這麼多有智慧的人？我們從這裡想一想，我們學習佛法的願可能會強一點；強一點，就會有恆心了；有恆心，你就會有成就！

問：師父慈悲！剛才您講到無著菩薩，一開始聽賓頭盧尊者給他講小乘的空觀。然後又聽彌勒菩薩給他講大乘的空觀。小乘的空觀和大乘的空觀有什麼比較大的差別？請師父開示。

答：小乘的空觀就是我空，觀我空，觀察色受想行識都是無常的，我不可得。常恆住、不變易的我、實體性的我沒有，這是小乘的空觀。或者說修這無常觀，色受想行識都是無常，剎那剎那生滅變化的。比如說「無明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，名色滅則六入滅，六入滅則觸滅，觸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取滅，取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死滅」，這也是無常，從這裡能入到畢竟空裡面去。這是空觀。

若大乘空觀，就《攝大乘論》說的「唯識無義」，這也是空觀。那就和小乘空觀有點不同，是不一樣的。

問：師父請問一下，昨天在十番兩緣那邊，第四點那個「二乘無姓」，二乘是指聲聞和辟支佛，還是聲聞和緣覺？（師：二乘無姓）二乘是指聲聞和辟支佛，還是聲聞和緣覺？

答：對，就是聲聞和辟支佛。辟支佛是印度話，緣覺是中國話，它們是一回事。不過也有地方說是獨覺，辟支佛翻到中國話叫做「獨覺」，就是不需要有老師的教導，他自己就可以覺悟，叫做獨覺。

問：今天講到「開因緣、唯識、無相、真如四理門」，這個真如門我聽得不太清楚？師父講的和「如來藏」的關係……？

答：可以這麼講，如果是按大乘佛法裡面有三個學派，那麼唯識是一個學派，中觀是一個學派，真如就是「如來藏」，可以這樣子解釋。但是看這個文上，不感覺有這樣的意思。那麼這個真如是什麼呢？真如就是因緣、唯識、中觀所悟入的理性，那叫「真如」。

問：師父，請問在《瑜伽師地論》裡面是不是包括佛法的三大系都有在裡面，是不是，整體上？

答：也有，也是有。也有，但是它還是唯識學者的立場。

問：所以它是偏重在唯識的立場。

答：對！比如說般若是觀一切法空，但是它用唯識的立場來解釋這個空，那就和中觀學者所解釋的不一樣，是這樣。

我剛才說中國大陸出版的那個書，前面那個序的問題。你們這裡也有在大陸讀書的，你們看見這個序沒有？這個書我現在在圖書室裡有，是一個姓張的寫的，我認為這個人是有點智慧，說出這種話來。

問：師父請問，昨天的「有見、無見」如果和「六十二見」配合是怎麼樣的關係呢？是從「有見」開出來「六十二」呢？還是「有見、無見」合在一起，詳細分可以開出六十二見來？

答：六十二見說法很多，六十二見說法很多很多的，不是一種。一種多數可以說是「有見」，多數是執著「有見」，就是執著色受想行識是我、我所，那麼這都屬於「有見」。另外有一種說法，那是很多很多的說法。

不過通常說執著有我是常住不變的，那麼就是「常見」，撥無因果就是「斷見」，就是「無見」了，也可以這樣解釋。

但是在唯識上，又多出來一個說法，就是你不見「如幻有」的，撥無「依他起」、「圓成實」，那就是「無見」了；執著我們所見聞覺知的一切法，是離開了心，有它獨立的體性的，那麼就是「有見」了。就是「遍計執」了。「遍計執」就是「有見」。但是「遍計執」又不限於「有見」。「遍計執」在凡夫的時候也可能會有「斷見」，「斷見」也是屬於「遍計執」。

問：可是「無見」，撥無「依他起」是不是也就是「撥無因果」呢？

答：也就是撥無因果。但是撥無因果是「無見」，若執著有因果，那麼就是「有見」。那究竟怎麼樣才是對呢？怎麼樣才是正見呢？請楊柳棉，請您解釋解釋。怎麼樣才是正見？

生答：因果確實是「有見」，可是它是沒有自性的，所以還是算是不著「有、無」。雖然一切法是自性空，因緣所生，但是它的因果是井然分明，並不違反因果的法律。所以它不在有邊、也不在無邊，那是就現象來講；但是當體還是「唯心所現」。

師：你解釋得很好。

因為若說沒有因果，說空了，空了就是沒有因果，那麼不是「無見」了嗎？你

怎麼解釋？假設我這樣問，因也是無自性，在無自性上看就是沒有因了，果也是無自性，那麼無自性，不是果也就是空了！沒有因果了，那麼是不是「無見」呢？我這樣問你，你怎麼解釋？

生答：因果的幻象還是有它的作用，可以影響我們從有到無之間的修行。世俗諦一切生滅法還是宛然存在，因為自性空，所以含著空見存在，我講得不好。

師：可以，講的還可以。

這意思，說因果是空也是對；說因果不空也是對，但是這個道理要解釋一下。要解釋一下，剛才你說的也是對，因和果都是因緣生法，因緣生法就是無自性的。在無自性那一方面看呢？因果是沒有的，因也不可得、果也不可得；眾生也不可得，乃至佛都是不可得。但是無自性空，同時因緣還是宛然有的。如幻如化的因緣生法還是有，只是因緣生法裡面沒有自性就是了，因緣生法還是有的，所以還是有因有果。

說這個光明是自性空的，你說自性空的時候，這光明還是有的，並沒有說是什麼都沒有。但是說沒有，是在自性空那一面說是沒有。比如說現在有聲音，聲音在自性空那一方面說，聲音是沒有的。

生問：也可以用「緣起性空」四個字作解釋？

答：是的。所以說因果是空，而同時因果也是有，應該是這樣意思。如果說因果決定是不空，那就是「有見了」。

問：因果是空，說沒有因果就是無了，譬如說它有自性就是有，所以它是介於不著有無兩邊？

答：中觀論上所說的空、所說的有，和我們一般人說的空和有又不一樣，是不共的。在唯識上說呢，唯心所現的因果還是有，離開了心，另外因果是沒有的。那麼也是有「空」、有「有」的意思。

問：所以它和中觀論不一樣。

答：和中觀論的說法是不一樣。